



四書匯叅

孟子

士

口仁12
2673
24-21



1052
2673
24-21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櫨捲也以人注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櫨捲櫨音杯捲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按此是孟子論性本旨即此便已闢以人性為仁義之非杞

柳杞柳櫨捲屈木所為若卮匱之屬正韻卮飲酒器也匱盥水洗手器左傳捧

盥沃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之直曰矯

揉直而使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之曲曰揉其善者偽也凡非天性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卷之十一 告子上 一 敦復堂

大正十一年六月四日
岡本已志

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偽偽字於大書爲會意即以人性爲
仁義之意也○天集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由不知
其所自來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
秩之自是聖人制此以爲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爲明
文以禮爲聖人制此以爲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爲明
矣以禮爲聖人制此以爲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爲明
之意也義外之論又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
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
謂道未聞以人性爲仁義也○蒙引病在爲字上思曰率性之
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與物同者而已及後來聖人方制爲
人因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後
來因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後
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
荀子說是以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皆爲性事也
○按義猶梧捲句陳新安謂義上脫仁字存疑謂義字

該了仁字輯語云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
義外根苗竊謂此說似較有義味然在後章自是告子屢
變其說此處尙宜渾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梧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爲梧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梧捲則亦將戕賊人以
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扶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于
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語類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
義杞柳必矯揉而爲梧捲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辯告
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或問張
教復堂

子言禮為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為性之有也然既為安佚之道則其為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義推之然後可以破告子荀卿之說○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至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素有所為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不甚乎○西山真氏曰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柤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柤棬必斲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及長皆知敬兄即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孟子所以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者性病在為字故孟子緊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按必先着順字轉身方有戕賊一面不為深文○說統子能二句本是決詞恰像與他商量底口氣按上一句日畧放鬆

如將二句方轉得陡折得辣○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禍仁義謂嫁禍於仁義仁義即性本是美德至令天下視為伐性之斧斤豈不是嫁禍與他禍字領戕賊意說○蒙引孟子之論性善其辯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滌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

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為小變也人為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或問程子以為湍水即揚子之說其大旨固畧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按集註故曰近蒙引決東則東決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為東西也豈不謬哉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

善者也語類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觀水

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徐思曠曰告子以為無分孟子以為有分就水論水是孟子言下薦機按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則其說不攻而自破○說統人性之善也二句換出善字下字下二句決其辭而言必善必下以足之非另一意○蒙引水無有不善是據現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現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也○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旨也○精言無有不見一定是善非忽彼忽此之謂也正與湍水意相對照○集解此據本然之性言總註順字乃因對面反字照出在此處且只渾說不必遽云順之而無不善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

搏擊也。躍跳也。顛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精義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說統此節不是為搏擊則水之無不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額在山由於即有為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勢字從使字勘出天下字從搏激兩字勘出○愚按告子論性此章病在決字故孟子此節即就他決字○愚按告子論性此章病在決字故決東而東決西而西非性也勢也若以勢則水固有搏而躍之可使過顛額而行之可使在山者矣豈但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已哉知此皆非水之本性則知何說其性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激之可暫違其

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色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之矣。

而後為惡。紹聞編孟子就其湍水之喻以上下字破他東善順之而無不善一邊說其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惡一邊尚未說破故又言今夫水一節理始為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額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着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按此處下人物二字直貫末節而言在告

子本意却只就人說而不知人物之無分即胚胎於此○
 語類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
 氣○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符耳目視聽與
 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說氣稟自氣稟而言人
 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
 不可做一等級○雙峯饒氏曰平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
 動為是個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
 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會見得這理蓋精神
 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
 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
 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
 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
 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
 即入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
 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戒故有杞柳之譬既屈
 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
 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
 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察言之
 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
 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
 以是者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於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
 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問各為一說以與之辯
 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為說雖多而迄
 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之
 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與
 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按此即次節兩重詰問之意與
 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語類他只是說生處
 是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
 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
 敦復堂

來說去只說得個形而下者故下文孟子歷歷闢之猶戲
 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
 體是如何按孟子亦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與言
 彼亦無心領會也○仁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
 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
 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入心為性而不知
 道心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
 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精言生之

謂性告子曰中無凡字同字而孟子詰之之意以添出凡字同字以告子止言人而孟子則兼言人物也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性

矣翼註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遁詞故再問以實之○季安溪曰生非性其所得以生者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得以生者未可知也迨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應曰然則即生即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雖曰即生即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迨問之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指既曉然自供而孟子犬牛之詰乃應弦而倒按先生自註云反詰處舊說只是一意此才兩層分曉故愚必先載舊說然後知此說之精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

象引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

起下句觀大註云犬牛與人更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故語類云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孫疏犬之性金畜也故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

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文集大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入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物之自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氣與性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按勉齋兩層亦正與上兩重反詰相對照。○精義伊川曰大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月光方員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按二程子諸說或問○愚按性者人之所謂其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故止載此。

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

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
精言若字甚不但理之偏全不同益氣之純駁亦異此章所論之氣只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耳未及細論其所以為氣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精義伊川曰孟子之言善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四書通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太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

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
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
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
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語類須是
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
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
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個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
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
獸不可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告子不知
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
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
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義精矣。語類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
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人得許多道理如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
具得許多道理如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
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
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此何只是這般物具得這些子或
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如人所以後來一直如此是氣
之融結如此○知覺運動人所以後來一直如此是氣
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
條理又曰畜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
轉了又曰畜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
也有明處只是不多○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為非
便當曳翻看何者為是即道理易見也○孟子闢告子生
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揆得去已意却
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却
孟子意也述朱因告子是異端之學而又堅僻自是直不
屑教誨者故只辯倒便止性所以為善之故不曾與他剖
教復堂

孟子集注本義通考卷十一 告子上

說直待公都子來問方詳言之不可謂孟子之說有病前
 後章通看併看口之於味章孟子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
 性也愚按即此章連及犬牛亦未嘗不兼論氣但不曾明
 揭耳○文集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切要
 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
 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
 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也性之本然也○
 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
 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
 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乎天固無少異但
 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
 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
 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
 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
 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
 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
 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
 於天理人欲之幾矣○條辨性固是理不是氣然告子亦

亦不知氣孟子只就氣上辯折他而益未與他言理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就形氣之異見其性之
 必有異也○精言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氣質言特就
 氣質中指其本體不雜乎氣質者揭明性善發前聖所未
 發非其不知有氣質之性也按此二
 條皆可以釋孟子論性不論氣之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

其性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

運動也按告子直以孟子為不識其生之說而舉故仁愛

食色申之此正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明驗也

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四書通告子所謂仁內

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

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

色則屬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

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按
 蒙引謂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
 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竊謂意固該得
 潤在本節却自相承說下註中兩故字項接分明
 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精言但當用力於仁者只是順其甘食悅
 色之心其不必求合於義者不必復論其宜甘食悅之理
 也按此亦朱子就告子之意而云然○或問飲食男女固
 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
 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
 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
 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文集問甘食悅色
 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曰此說亦是
 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
 性耳○語類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得知得仁為內曰他硬
 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
 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告子謂仁
 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

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
 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辯告子只謂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愚按兩截自是相承但食色性也即前章所謂
 生之謂性此則因孟子有犬牛之難乃就仁義之中而姑
 取一焉與其食色相為因緣者謂既可以完夫生之謂性
 之說又足以釋夫同入性於犬牛之譏乃臨時撰出真所
 謂遁詞故孟子即就其所謂仁內義外者詰之而食色為
 性之非愈益無可以解免○告子先云以人性為仁義其
 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
 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愚按
 告子主張純在外義其曰仁內特欲翕故張之說耳即其
 畧認仁為在內亦只是就甘食悅色上依稀彷彿與孟子
 言性之指仍自不相于故下文孟子發難亦是姑就他仁
 內語他義外所謂以子之攻子之盾都呆煞不得○蒙
 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
 字都無了此正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
 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
 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語類眾朋友說食色

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運動處為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當否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按原本辨別那利害等處似利害字於義不甚明切故僭易當否二字○集解仁義一理同條共貫內則俱內渠以義為外則併不識仁而所謂內者特人心之私而未必知道心之公也孟子且姑置勿辯而就其說之大非者詰之問意只重義外故彼亦只自言外義之故義主長之因以長明義看告子之意只將彼長二字重讀曰此自是彼之長耳而我長之輕輕帶出曰由彼之長使然我固不得自主也

本文非有長於我便是從其長於外對面從其白於外亦猶非有白於我正喻互文見意言長既在外故以義為外總是他自家心裏並無一點敬長之意故下文孟子以長為長人不同挑撥他又以長之者義提醒他○前章以白喻性而謂生與性之無有乎區分此章以白喻長而謂長與白之無有乎差別總見他病根深痼直牢不可破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

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語類彼

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只是口

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自發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子

敬叔父。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按白馬之白也。下白字屬

馬上白字。屬人。即所謂彼白。初我白之也。餘句做此。○象引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說汝以長者為義

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孫貽仲曰。告子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敬之心

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

是一意。○吳因之曰。告子認長為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為義。但直說義在長之者。而不先提明長之在我。意終不明

故以白馬白人。不與形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難道亦只道他長。便罷。畢竟由吾心去。長他長之。既在吾心

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為外。○愚按註中是乃所謂

義也。是就白無異而長有異。先觀此一層為長之者。理脚

然意尚未顯下。乃專就長人見義不在長而在長之者。以

明義之非外。看來意理自是一串。而語氣却有兩層。須還

且字一折。方開得他彼長而我長之之說。縱能外長於我

不能外長之之心於我也。○長之宜長是在物之理。我之

長之是處物之義。告子只見得在物

下面。故孟子特就處物上喚醒他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蒙引吾弟則

弟則不愛也。言強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

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入之長也。可見義在外。○存疑

吾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者是欲因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

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東陽許氏曰借者炙以為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者之者乃自內

出以者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說統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者其炙者在我此

正義之根心處 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史靜菴曰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弟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

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別耳如何可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故只就其所明而通之○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者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炙因其所明通其

所蔽亦納約自備之意也○徐思曠曰以白例長却從異處見義以炙例長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落○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李安溪曰聖賢之於

異氏非徒欲吾說之勝而已蓋將明悟挽回得其本心也告子始為性無仁義之言累變而曰仁內孟子不責其遁

詞之窮且幸而姑存其一偏之說顧乃展轉迷繆以中所有者而欲外之是則其所謂內者亦聊以是誘俗喻世

實則以為并仁不存然後可以得性之真也是以孟子師弟之際探其本指而以一言斷之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按

告子說個生之謂性便是一無善無不善方諸荀子之言性惡揚子之言善惡混自有微別朱子於前二章亦就其

語意借以作比照耳至此章仁內義外特告子周旋世故之言實則渠意不但謂性中義無有并仁亦無有吾弟則

愛彼直視與甘食悅色同科耳至公都子揭其本指曰性無善無不善一語和盤托出而後來直指心體至奉以為正法眼藏盡胚胎於此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

之集解當時告子倡為義外之說人多惑之孟季子此問蓋亦以義為在外者若但未達義之旨則聞行吾敬之

說不宜復置辯矣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

不在外也精義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按此本伊川易傳為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而言其言敬於本章之旨微別故或問以為發明義非在外之意尤為有功○說統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指敬由於吾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中體貼出來季子仍因入起見故下文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按上章言長而此云敬者蓋緣告子長之之說混說個長不曾實說個敬故只認得是彼長不認得是我長之惟實落下一個敬見得惟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抵辭於彼長說個敬得不自認為吾敬乎此最是公都子指不親切處其繼為季子所難為吾而於不能答者尚是吾字認得不透知由中應外之為吾而未解因時制宜之亦為吾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是說統伯兄鄉人之辯依舊

子此問畢竟把敬字與酌字一例看都是外面虛文○吳

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辯難激切處都

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

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

敬叔父二句俱要相連貫下看不可平○按果在外非由

內全在長鄉人處看出蓋季子之意以為如長者必敬固

有不敬而長之者矣鄉人酌於伯兄者是也以為如

義必為內固有各為義而實不由內者矣不必敬而猶長

之者是也設一鄉人發難此處且輕置所敬在此跌重所

長在彼以見義之果在外非由內方留得後文專就敬字

上折辯地不得如時解遠作兩路夾攻○此節因其言敬

仍歸說長日果在外非由內自是告子之說橫據胸中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

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因時制宜此所謂義皆由中出此

時制宜所謂義也兄與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

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

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

也○蒙引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說統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

言却要歸重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

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重伯兄上見

教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源流 卷十一 告子上 十一

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
 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入轉移者也義
 之在內昭昭矣○存疑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
 句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
 在鄉人也○困勉錄有謂因時制宜二句在庸敬二句下
 尚須渾之此甚非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
 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
 是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
 同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而通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與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著炙之意四書通集註以為此亦著炙之意者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徐玄扈曰長楚之說

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著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
 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愚按告子
 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季子聞公都子有敬之說
 故發伯兄鄉人之辯云長者未必敬仍就長上見義之外
 及孟子例以敬叔父敬弟之莫非吾敬則又以為敬如此
 轉移無定乃并與敬而外之以益見義之外蓋其意即本
 告子楚長吾長之說又加一層駁難故公都子亦因孟子
 者炙之喻而曉譬之飲湯飲水曰非吾飲固不可敬叔父
 敬弟曰非吾敬獨可乎○翼注此章因時制宜時字最得
 力上文行吾敬雖知義根於心而不知義妙於時所以
 庸敬斯須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喻正所以
 發明時宜之妙也愚按其妙於時處正其根於心處故語
 意自重在則飲湯則飲水與上兩則敬對針以見此皆吾
 心之所不容已於飲不容已於敬皆以此理之權度自在
 吾心若但解力爭上截則反落季子窠臼矣蒙引云季子
 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
 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
 也勘得兩邊最明畫

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語類告子之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部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便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弟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如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按此章本義所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故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得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即為性

而任意為之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陳氏曰蘇東坡無所謂善惡論性謂自堯舜

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美之辭說好個性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語類公都子所舉三者之說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受字饒本作管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自目視在耳日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條辨告子此說只一個無善無惡心之體任你為善也只算後來增加任

你為不善也不算喪失本真覺得聖人之仁義道德禮樂政刑一切都是強世之具故朱子謂其最無狀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

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為人所決也○條辨

此即湍水之說則發源於無善無不善之本體矣朱子謂知其性而兼言之猶無害者蓋或之說止得告子之緒餘只在習染大槩上作證佐文武興則民好善畢竟民當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畢竟民不當好暴人但知得善是當好底這秉彝之良尚在故其說未至猖狂之甚○則民好善則民好暴兩則字見其轉移之捷正是無定正是上兩處可以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

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或問荀揚韓子之說孰為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為性者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為言則固已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為氣使之然是以其論有所闕而不完耳○語類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十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退之論性之品有三所以為性者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所以為性便以仁義禮智信言之此尤當理說性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個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條辨此說與告子之說大相反彼是無善無惡此是有善有惡無則混然而無分有則確然而不易集註韓子

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蓋字甚活韓子是兼性相近一說與上智下愚共稱三品但他不知其屬於氣質而非天命之本然故得孔子之粗而未究其精且但知孔子之異於孟子而不知孔孟之論之所以同也若此節只說了上智下愚兩品便欲該盡天下之人連相近都不論了是又韓子之說之粗也○愚按三說雖互有不同然在公都子歷舉之意總要見得諸人從無有專以性為善者此其所以獻疑不必復較論二者之優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困勉錄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羣言故即意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即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故有此問非冀眾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渠正欲深知性善之所以為是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

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按朱子亦謂程子以若為順文義未安

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

之本善可知矣

語類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

矣情者性之所發○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個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為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是不善○新安敦復堂

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
 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情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
 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
 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
 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一節已包下文惻隱之
 心至我固有之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馮少墟曰性
 體無聲無臭原不可名觀於情而性始可得而見耳觀於
 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於洪
 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
 火叩之有聲則知情則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蒙
 引其字指人言則可以為善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
 性○翼註情字要指自然發動者言方見其善○困勉錄
 乃若二字要見孟子確有一段證據光景不是勉強尊一
 證○輯語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洄而上故極明
 顯真實所謂求故以利者也○精言情是性之動而有為
 則為善為字自當與下為不善為字一例看蒙引云以為
 只如謂之相似非是○乃若與若夫語氣相呼吸三說紛
 紛正為天下多不善之人孟子此論亦從為不善後推論

本然之情見人雖有不善乃若其情則但以為善而不
 可以為惡蓋其本然之真自然如此此性之所以為善也
 若夫為不善乃陷溺其性使然耳註於
 情字下下一本字便是為下節伏脉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木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類問集註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何如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

字是就用上說孟子嘗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
 材是就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
 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前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
 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
 材料相似否曰是○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人有
 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人有
 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
 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精義伊川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

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
 豈關才事○語類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
 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
 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非才之罪是人自要為不善
 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性既善則才亦可
 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
 此故曰非才之罪○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
 ○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
 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事完備發將出
 來便是才也○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
 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個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
 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
 可見其才○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
 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
 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
 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
 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
 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

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
 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才之
 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
 不害其為同也○條辨情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英惟
 性本善故流露出情來亦自然無不善而其自然流露之
 情豈有自家不能之理故情善而才亦善此孟子從本原
 處一直看下來是如此○說統此節緊是上節乃一正一
 反之辭○上節可以為三字就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他不可以為善○輯語此二節
 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
 方是疏非才之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
 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

上說敬就心上說○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又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

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按上文說性因說情說才引其端未竟其義此節乃直指人心

揭明固有使人當下識認○語類問橫渠云心統性情與二程不同如何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渾當如前二先生說恐是記錄者誤耳述朱此因二程先生有情與心皆自一性之所發

故云然又按文集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之間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情效天下之動靜之妙性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文集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心於是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過廟入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發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紹聞編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詳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意矣至不能盡其才至我固有之也是應乃所謂善也弗思耳前兩無字兩有字兩可以字看後引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對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敦復堂

則蒸民字有字亦須如此看。非由外鑠二句是一章主腦。告子諸說亦知仁義禮智為善。但不知其為固有而以為外鑠耳。弗思耳矣。緊連說下可見性善則情善。但人白而才亦無不善不能盡其才。所以非才之罪也。發者心也。不思而求之耳。輯語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不可勝用者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愚按所以善弗思耳矣。是前後文關鍵最是。孟子提撕與緊處。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類

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羞惡之才。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千乘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

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畧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不得者。在外故也。惟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與緊教人處。○蒙引。思以心言。求以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又曰。思求便是用其才處。按能盡自有工夫。即所云擴充是也。故不可謂不能盡其義。自極分曉。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

同耳。條辨此因上四句不用端字。見性善情善原無兩層。故如此說。至盡其才。正亦是擴充意思。但說擴充猶似工夫勉強。此處盡其才。却自本性善而情無不善。一直說下。見得有此心。便自有才。以副之。只莫阻遏他在地充。

滿更無不盡之才按語氣較直截總是證明性善故為因用以著其本體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其首章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

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

有聰明之德

此以五事驗

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此以五倫驗是民

所秉執之常性也

語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

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而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又舉天生蒸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輯語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孔子孟却以則為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證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故人情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

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西山真氏曰古人謂律規矩準繩衡為五

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耳人而失其所以為人之則是不能全乎人理而非入矣

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反是美德，則莫不惡。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紹聞編既引蒸民之詩，孔子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性情脈絡便分明。○集解此節不重引詩，重孔子說詩，衆言淆亂折諸聖，是孟子專舉孔子以壓倒諸子之意。詩中開口說個天字，是提起原頭見性原於天，說個蒸民見太衆如此無聖凡之別，物則二字，詩人平舉孔子申言於有物必有則之上，憑空加一故字，正是從天生蒸民說下，見得有必然之理也。使其無則，天之生民豈有徒塊然予以一物者。秉彛緊頂則字說，故着個之字，懿德即所秉之彛，故着個是字。此二句詩人開說孔子連說也字，微掩故字，緊接着個是都從來縫中迸出。孟子援此證明，即情驗性之旨，見得惟天降衷下民，寓於物曰則，秉於已曰彛，涵於心曰德，好是情能好是木，總由性善而已。○謂之好者，就其行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真有歡欣暢洽之意，即下章所謂理義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口也。○按章首三說亦即與

後文針對無善無不善是託於性之本以言也。可善可不善是亦借情之動以言也。有善有不善是又借才之稟以言也。中間既隱隱闕過，到末節引孔子說蒸民之詩，謂有物必有則，則性非無善可知也。有秉彛則好是懿德，則情非好善而又好暴也。統之以天生蒸民，則又非降才爾。殊而有善有不善也。此三說之非所以皆不辯而自明。○程子曰：性即理也。○精義問性如何，伊川曰：性即理也。天下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類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擷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語類理如寶珠，氣如水，理固純善，如珠落在清水中，便徹底明亮，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濁水中，須用淘洗之功，水方清而寶珠復明。○學

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精義問

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按此條是本註上文因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以若訓順故朱子刪之此亦不盡錄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語類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

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

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

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

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個又是說性便在

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讀書錄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知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也

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語類

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清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若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底人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

荀揚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個氣字。雙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與做性既生以後方喚作性才喚作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個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問一個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人不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敬畢竟有個性在內不知不覺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新安陳氏曰文勢如然之清仍在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

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語類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註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理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只緣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煞了先生言孟子論才皆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蜚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問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

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
 深玩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功
 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
 然亦不明言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
 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
 相近之云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
 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
 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
 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
 其辭焉孟子既歿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
 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瞶不知所定而
 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
 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
 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
 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
 以為前程妄想而弃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

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
 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
 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
 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
 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無害於氣質之有
 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為善也此其有
 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
 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齊也而程
 子以來乃有以才為善有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
 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
 情有所拘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
 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
 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語類問先生謂性是
 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才成個人影許多道理便都在
 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
 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
 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
 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

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愚按此語須善會益信性字認得真則固無有不善者。故又曰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蒙引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富

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不言情性而獨曰才者。就所為上為切。○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畧似。○條辨陷溺其心。心字只指理義之良心說。才說心只是說性。按此處陷溺其心之心正與後面同然理義之心相照。○紹聞編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此即所謂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上章集註云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亦是用此章語。○述朱此章即承上說陷溺其心之病。但物欲陷溺亦自多端。飢寒迫身其害猶淺。利欲移心為病更深。如下章措亡反覆一暴十寒萬鍾不辨禮義而受皆其類也。又其甚者直至放心而不知求。無非陷溺之害。此就凶歲子弟多暴姑發其端耳。

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耨音憂磽音交反

麩大麥也。詩思文篇粒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來即小麥。○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天子乃耨覆種也。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

以莠嘗麥先薦寢廟。覆種使不露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麥以初夏熟故。磽瘠薄也。安

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收有多寡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磽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按此條意在申上○述朱本指只重在同下半節別破三者之不同見縱有不同不過如此要其大槩固無不同也看下文故凡同類者用故字直接可見按此條意在引下竊謂二意皆所宜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之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愚按同類是個總綱性善乃其中骨子○說統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麤麥二節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是就形之同說到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

心正見人之不異於聖而降才不殊只是把聖人來做個樣子○愚按聖人二句是通章關鍵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則人性之善可知○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緊從非天之降才爾殊喝破疑團下文乃與重重開釋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贄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贄音賈

贄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

似足形不至成贄也按故字緊承聖人與我同類直貫至聖心與我同然却妙用龍子極粗淺

之言徐徐觀入借粗形精情味不竭○要說足之同却於屨之相似處見要說屨之相似却又妙於贄之絕不相似處見善為淺人說法越委折越明了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

孟子集註卷之十一 告子上 三十一 課本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之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巢解如使口之於味只大槩說其性其字即貼口之於味不必謂指易牙犬馬與我不同類是就極不同者以見其必同與上節為屢不為贊同一相形法有此四句反跌故末三句正面一拽便醒口相似以其所嗜之味相似也性便在形中易牙無異口故無異者天下字重看正見其無不同處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集解此節變文不說天下期於子都而以不知子都之姣為無

自者乃正極言天下之目相似也○凡事都有個極則易牙之味師曠之聲子都之姣皆極則也同視同聽同美正是同其極則處前後兩以聖人言之意亦同此○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有寵於莊公詩曰不見子都即此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五十一集註卷之十一 告子上 三十一 敦復堂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

語類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

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聽目之同美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豢之悅口按悅字亦即然字之意

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

也

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

之謂義若但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讀書錄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處物之義也○高景逸曰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為理因物付物之謂處物為義○蒙引在物為理現成者也處物為義所裁制者也故曰體用之謂也○冥因之曰理義二字要說得重見

理義是天地間至純至粹底今心所同然就是這個物件要在這處隱隱藏得個性善底意思○按須知本是自己之理豈有不同以為然莫作騎驢覓驢便成鶻突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

條辨我心所然者此理義

聖心所然者亦此理義只緣理義為人性所自具不曾陷溺則得之自處先耳○玩耳字語氣見不過如此所讓只在先所爭正在得○輯語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即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緊緊為入處○按聖人先得我心正與聖人與我同類相應○精言聖人先得我不重聖人只重我心故下隨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

之悅口始得

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且如人之為事

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之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爲甚善人皆以爲美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爲不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按悅理義自是兼在已入而言○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個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又曰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個理義都好善都惡不善按惡不善一面只帶說○四書通芻豢人之所同者也者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按我心我口兩我字最宜着眼要人當下認取所同然者自得○

紹聞編人心無不悅理義者然徹有輕重則此心之著見亦有淺深故程子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聖人先知先覺乎此則義理昭著隨感而應而所同然者無不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不但悅之而已要看看先得二字人同此心而得不如聖人之先故不及也能知而勉焉何患其不同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以希聖不難矣○按理義之悅我心卽人心之同然乎理義也用倒句互文而義益顯正與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二句相應太指只在證明人性之本善雖在陷溺其心者亦無不可人人領取陳氏補出工夫則言外餘意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藪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

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

句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困勉錄聖賢學問又何必專以

避為息生長也語類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

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按凡字便統下節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語類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

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芽之生便是平日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枯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萌芽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又曰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

句句相對極分明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

喻下節困勉錄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俱重愚按末二句緊與首句嘗美相照應中間作兩層說

下語意自趨重下一層蓋使雖伐之於斧斤不牧之以牛羊萌蘖處正好培養何至若彼其濯濯故深致惜之為後

文失養則消張本看集註清出是以語脉煞甚分明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語類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

所以此豈山之性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按首句存字只是本來之存文集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所性存焉也說統雖存乎人者雖字承上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故下隨接其所以放其良心者而究言之按所以指物欲言所謂伐性之斧斤也且且而伐與與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上郊於大國相照

也。語類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歇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輯語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又曰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按此處就放其良心者言平旦之氣必從由日而夜之所息說下蓋非息則固無從此氣與聖人之主靜立極其境迥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心別其理相通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同然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正幾希不多也。輯語平良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旦晝梏亡隨其後然則所為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按下文則其語脈緊接幾希遞下勢如梏械也。語類梏如被禁械在一髮引千鈞如何能保得梏械也。那裏更不容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似禁械不但日亡而日梏亡者百般反覆者慾纏手縛脚好似禁械一般欲脫之而不可得也。反覆

展轉也。反覆非顛倒之謂。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
 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
 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
 惡遂與人遠矣。語類。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
 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
 之生。入之良心。雖是放失而未嘗不生也。日夜之所息。

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
 所發者少。而且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
 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
 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
 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
 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
 不得。按今日十分明白。九分後。日入分。正形容不足之意。
 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且晝之所為。有以汨亂其
 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
 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歇。便有清
 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清
 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又曰。睡覺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
 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又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
 曰。欲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且晝則氣便濁。良
 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
 明。按此喻於梏亡。尤切。又曰。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梏
 日間。梏亡既甚。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了。平
 精義。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

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
日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
所害為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
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為良知良能
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為主以為
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為指夜氣之主以
於物欲而其暮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
此心耳及其且晝而接物也則又格而亡之是以流於禽
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氣之存
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
意益明矣但日夜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
葉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
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而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
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
為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
因諷誦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諸程子之說乃若有
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亦可見讀書之不可
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奧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

○語類問夜氣且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
耳人多將夜氣便作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
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
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
至且晝之所為則格亡之矣所謂格者人多謂格亡其夜
氣亦非也謂且晝之為能格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
存是存個甚人成夜間方會清日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
良心且如氣不發夜間方會清日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
間良心亦何嘗不發夜間方會清日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
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心常存到夜氣若存得這心則
譬喻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量今之學者最當於此
用功又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
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格之反頭又曰此
操則存舍則亡却是一個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按此節所
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按此節所謂歸宿
處也○氣只是這一個氣日裏也生夜裏也生只是日間生
底為物欲枯亡隨手耗散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所以養

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
 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若從
 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
 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存其仁義之
 心矣。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良心的來得這夜氣來
 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且晝所為枯亡之且晝所為交滾
 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個寶珠相似
 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等不見了。又曰且晝所
 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且晝之氣越盛一個會盛一
 個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按夜氣不足以存則
 且氣亦不能清而所謂幾希者滅矣。人心每日枯於事
 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須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
 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按此
 正與前好惡與人相近相照。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
 所息者本自微了且晝只管枯亡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
 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
 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個仁義

之心。文集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却是都
 無了。然及其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皆
 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日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惡皆
 合於理。然才方如此且晝之所為又來枯亡之此仁義之
 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方得休息氣亦不
 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且晝之
 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
 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
 則日間幹當甚事也。說統人見其禽獸三句又提出情
 與才見人性之本然者。盡喪也。上節言性此節言情者
 木是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其材言性。性是靈
 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按仁義是性。好惡
 是情。能好惡是才。太指亦本公都子章。而此章之意。則尤
 在提撥人。心上見喫緊。故一則曰豈無仁義之心。再則曰
 可不存。而所以養其性者。不外乎此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水人心其理一也。精義尹氏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

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日亦只逐日漸漸
積累工夫都在且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
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不可禦今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
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又曰不能存得夜
氣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日
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
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
這兩字是個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
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
便盛按此兩條似是說氣却正說心之所以得其養須善
會。○問且晝不枯亡則夜氣養得清明日不是靠氣為主
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
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
亦微矣。○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日本是多說
心若氣清則心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

自濁了。按須知說氣處都為說心。○此段緊要在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
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
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
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
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
矣。又曰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
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為亦無不
當矣。○說統此四句須將山水喝起實實在人心上說蓋
心為動物養則本體不損生機不覺淳然不養則生機先
已斬絕安得不消惟夜氣之復正在消長之介故須漸漸
保護栽培方有清明日子。○按本文只是築論之辭集註
以上兩段實之然按故字來麻并下緊接操存結上起下
自以貼切人心與前後麻方為喫緊物皆然
心為甚本節無物與下惟心兩字正相呼應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

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

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入無定時忽在此

了語類孔子此四句只是狀入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

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

這裏出則是不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

而言亦不必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操則存舍則亡只是

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

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

無在便是收爾今一個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

舍而有存亡出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

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

心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

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

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

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

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硬捉在這裏只要

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

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

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

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節制奏着那天然恰好處又曰求

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孟子引之以明心

謂○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

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季安溪曰神明不測

本意則是發其危微○四書通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不

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

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

此集註推廣

敦復堂

孟子言外意繳上文收結一章之旨。語類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心之神明不測不存則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已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商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眼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又曰孟子操存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然止夜與平日所以為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此心操之則存也。○曰日間格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且亦然。○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平日之氣便是且言做工夫底樣子。○日間用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

乃舍亡之時也。按此集註所以必實之以無適而非仁義。○文集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固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便是人心頃刻之間倏忽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亦不可不謂之動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無間處正無所不備。○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為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出入無時之也。○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晝之所為以格亡其仁義

之良存也。○按李安溪曰：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已發未發大易消長剝復靡不顯聞。却只就人心當下指點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乘乎氣而因之。有出入存亡者。人心也。方其存而入也。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心之本然如是。固如是。亦心之為也。及其亡而出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心之流失。如是。亦心之為也。蓋道心亦不能不交於物。而人心則道心之雜於氣。而交於物者。故惟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仁義。而非其果有二心也。

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精義問舍則亡。心有亡說。心無形體。才主著事時。先生以自視地。便在這裏。才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物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或問程子曰：出而逐物者。固非然。則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

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偶存於內。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于卦為復象。正如此。○語類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條辨惟通衆人論。故出入無時。二句雖非專說舍亡以後。却亦不是操存。既至猶患如此。如果無時不用其力。到得無適而非仁義。則此心常在腔子裏。又安有出入無時。而莫知其鄉者。按此即聖人之心。不待操之。而自無不存意。○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困知記：操舍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勿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所不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告子上

十一

敦復堂

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

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

省之也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居業錄孟子發夜氣之說於

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

且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常解惑只作疑說王疑指齊王按發口

三字下二節意已在言前無限歎息○此智字是就道無惑乎理上說未智字是就聰明上說正來拱專心致志而言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

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

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

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

子於齊主引以當道王秉燹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

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

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說統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吾見亦罕便有王

不專心意在○吳因之曰通章只重吾見亦罕矣二句此
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常晉接者在衆小人而
不在吾就是聽信不專了至下節把鴻鵠援弓影出○輯
語此節似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
故下節云云○紹聞編此章與上章意脉相接一暴十寒
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爲齊王斧
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
內諂諛雜進惑之於外下節相承只此意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

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

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

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

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

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

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

而射也

說統此節即從吾如有萌焉何哉說來非另意○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鴻

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

不智又何怪焉○吳因之曰不專心致志正齊王不智底

根由孟子全在此四字上着神雖與俱學以上是順遞口

氣爲是其智二句是翻弄口氣按非然也三字語似含蓄

然正坐實他不專心致志則上已提明故不須重出

也言外神廻意合便隱隱有一無惑乎王之不智在○程

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

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

多。蓋以此也。四書通此章首未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亦在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

言治亦苟而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精義：百氏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數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為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語類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說統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

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

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

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語類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

孟子集註卷十一 告子上 景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是義○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翼註秉彝之良心即未節本心也○說統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正要人在此不道破中認出真心來○按兩甚字須就入心本然欲惡中看出方不是泛說道理但心字直至非獨賢者有是心句方露此三節宛轉提撕低徊反覆要人認取極有情味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

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

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心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困勉錄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翼註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翼註由是二字

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決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遂承之也○說統人生利害到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由是二字見其本於秉彝來自如此○與上節一反一正全在何不由是四字喚醒世人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

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

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說統以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意反覆孟子本意只歸重人皆有

之上。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說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原非

本無也。條辨世間人安能個個於二者不可得兼時舍生而取義但就秉彝之良心一直發出來自是舍生而取

義者若少轉念則計較利害而此心喪矣故孟子一連四節反覆以明秉彝之良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

一直追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二句一節節提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末節兩兩較量正見得舍

生取義之心人自有而人自喪之與此節呼應

一箠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啣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蒙引蹴爾尤重於噉爾故乞人亦不屑

集解一箠一豆兩一字輕讀見其甚微則生則死兩則字重讀又見其甚急着此二層方見得不受不屑良心真切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

微賤者也箠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欲惡有甚

於生死者可見人固無有無是心者也。惡不義必欲義，故兼欲惡言。吳因之曰：真心當危迫，則現當宴安，則迫。故特舉行乞以見例。喚醒世人，正見其能決死生於危迫處，以為人皆有是心之證也。不受嘽蹴之心，如電光忽過，稍落第二念，則心擾萬慮，未必不受矣。此不受底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底人，只作一人看。為未節鄉為今為埋根。簞豆與下萬鍾對，生死與官室之美三項對，看末節自分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焉？為我身無所增益也。輯語：萬鍾於我何

鍾與我合而為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為二。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此項似亦是好念頭，但為此而不辨

禮義，沾沾豪舉耳。故與官室妻妾只

作一。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蓋理義之心，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集解：首句緊從上

正與一簞一豆反對，而受之與弗受弗屑反對。上文嘽蹴

之與，是無禮。萬鍾亦有嘽蹴之與，在故不單言義而兼言

禮義，不辨非不能辨，乃不暇辨，不肯辨也。則字妙寫轉身

分明一落千丈。萬鍾於我何加焉，是喚醒語，亦是宕起下

文意。一為字正從何字轉落，言既於我身無所增益，除非

為此三者與字正詰問之辭。官室妻妾固不能無所識窮

乏，亦人所有，却為美為奉為他得我種種恣情極意而甘

受不辨禮義之萬鍾，非蔽於物欲而何。或問：孟子所論

官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

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

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

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卽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意○語類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

肯受噍噍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

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存疑三鄉爲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秤稱言生

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

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真激發人○新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爲君子

多是不得已而爲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爲之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極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

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失其本心也○精義尹氏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本心

而已○語類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

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愚按原其本心直以生死

易義喪其本心至以宮室等易生死前後總皆心之變現

今昔總皆人之面自而轉轉喪失若此試反叩本心當有

拊膺痛悼之不遑者孟子當日反覆提○此章言羞惡之

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語類某嘗見一

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此章說話元來亦本有此羞惡之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日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益於事○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過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自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愚按此章本是孟子窮形極相提醒人話頭集註却以或能不免四字放活見得此正人所見為未必盡然而不覺躬自蹈之者其於發人猛省意越放鬆越偏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義精

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伊川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語類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勉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之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舍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不過是血氣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措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按此二條皆以申明程子之意○精言集註仁者心之德引程子云云是分剖仁字心字意不是本文正解然但謂之仁以下方釋本文蓋心兼理氣仁專以理言二者畢竟有分然理不離氣然但仁究不出心外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之心亦可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

字。語類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文集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

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存疑集註反而名之曰人心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心所具之理乃心之所以為心故即名之曰人心是心即仁仁即心欲人知仁之切於己也。紹聞編酬酢萬變之主這句主字極有力心者身之主然人有此心而或不仁則失其所以為心便自做主不得當夫應事其用事者非其所以酬酢乎此之主也荀子曰耳目鼻口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之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吾謂天君清是以能應萬物之變順理

而應不隨物而遷夫是語類仁人心也是

之謂酬酢萬變之主 義者行事之宜就心上言義人路

也是就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

不可須臾舍矣潛室陳氏曰孟子謂夫道若大路然又曰

義人路也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

若大路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為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語意別處。語類問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人之路在所指人心否曰路字心義人路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入心非以心便為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四書通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

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說統喚醒人處全在兩個人字上仁就是人底心義乃是人之路心與路特把一人字托出便見仁義即在當體如何可舍如何可放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說統兩其字即上文兩人字見

所舍者乃其自有之路所放者乃其自家底心也豈不可哀。放心下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此一知字便是求放心底機括。按上節從仁說到義由體及用也此節從路說向心溯流尋源也故後二節專

說求放心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

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紹聞編此意實起下四章

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說統知不知兩邊相形特借雞犬以為提醒。語類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才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日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己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又曰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不起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處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耳。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雖放千愚謂上兼言心操中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雖放千愚謂上兼言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

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

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

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紹聞編心既存

乃克有制未有心不在而能由是路者也○季安溪曰仁

義者人性之德而具於心偏言之則仁心也義路也專言

之則仁義無非心也自人有心而放之此下節所以言學

問之道歸於

求其放心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語類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

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大緊切則便有病

又曰上有學問二字注不是求放心便休述朱若畧去固

非一端句便太緊切有病朱子補此四字正有實地然其

工夫在愚按下接然其道三字更說得語意分明

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

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

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

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

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

謂下學則志氣清明此涵養

是也

達便是居仁由不然不如則昏昧指靜放逸指動時說正

義底時候

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亦無

二句

實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來語類明道此語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

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何會收得轉來

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

敦復堂

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按朱子此條當
 是以前數條為舊說○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
 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此處心明
 萬理乃可不然只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可見此處乃與
 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相表裏可學謂若不窮理上與
 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日然又問舊
 看放心一段第一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看已看謂
 放心既求儘當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前日第二說
 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前日第二說
 日然○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
 已須要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日也須是有專靜之功
 始得時舉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是有專靜之功
 合道理便覺此心歉然前日待坐深有所得於先生醒之
 字日若長醒在此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
 謂講學始得○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日所
 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
 孟子之意亦是謂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正與

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
 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個思無邪耳○心走作不在
 此便是放夫人終身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篤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按以上數條是說學問之
 道皆所以求放心即論語集註所謂明善以復其初之說
 也象山之學是謂學問只是求放心便休與前一說所謂
 先求放心之義自別然不善體認尚恐開致虛守寂之漸
 以致上彼家船故朱子於後一說尤說得精密須知必合
 二說融會貫通乃為真實了義○季安溪文知為學問
 之本則惕然朝夕常惺惺而不寐此尊德性以道問學之
 道也而離心則無以為學知學問為求心之要則日月就
 將常日新而巳此明善以復其初之道也而舍學則何
 以事心其自記云題有兩說以一意貫之乃學語孟庸總
 滙處愚按此真滴水不漏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
 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數語學問之道盡矣所以求放
 心者亦盡矣○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
 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
 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

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嘗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指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仁上也。本章有四心字，皆是」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說統：人心本信於物欲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

信為喻。○心之若火，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蒙引：疾痛指常身害事說，不便作事。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或問：小註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似不必求信可也。

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而反不知惡此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紹聞編：今學者須能實自體察，得心不若人處，始有知惡處，果能自知而自惡之，則必不容已，而所以愈之之方，又不待遠求而得。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或問小註此章只是不使

陷於不善之意。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如涓涓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道，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益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按內外固可兼說，然畢竟重心一邊。方與上下章意合。說統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個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往置身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孟子從愛字別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為愛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肯自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點醒他。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無尺寸之膚不愛，兼所愛無尺寸之膚不養，申兼養集註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翼註：愛以心言，養以事言。說統首五句是槩論人情起下自考意人只為昏昏惘惘，不自照察，所以下一考字要人提醒此本念耳。於已取之，此示以自考底方法，見等級分量當身而具也。異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條辨養之不善，則自以為兼愛兼養而實至於以小害大，以賤害貴，成其為一無能養之人。養之果善則以大役小，以賤從貴而適成其為兼愛兼養之人，非真只

五子集註本義滙考卷十一 告子上 敦復堂

養大養貴而置賤小者於度外也故首五句只通論人情不必遽謂其養之無別其無別者只坐不能自考耳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述朱此節正申明於已取之意貴以其分

尊賤以其從命大以其兼統衆職小以其各司一職心志口腹註中逆透全指以立言○蒙引看來賤而小者耳自手足之類皆是註中專以口腹言因下文專言飲食之人

養小失大而云爾○翼註於為小人見養之不善於為大人見養之善○條辨養其小者定失大故

日為小人養其大者自兼小故日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櫟音賈楨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櫟梓也皆美材也楨棘小棗非美

材也 此賤害貴之喻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此小害大之喻兩喻一就物類言一

就入身言均為養小以失大者起下飲食之人○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借以旁証小體大體○說統

日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按此皆賤之之辭為飲食之人寫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按專養口腹故直目之為飲食之小緊唱則人賤之矣與上文

則為賤場師則為狼疾人相應正為當時貪饕富貴饑渴害心者痛下棒喝○說統此二節反覆叫應上言養小者

必害天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然特為假設之辭正見養小之必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

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

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類孟

子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個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

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口腹他自會去討吃不到得餓了也○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

前胸中流轉始得○雙峯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

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

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

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入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入欲而存天理也○按末句豈適為尺寸之膚正與前無尺寸之膚不愛相應非言養大之不可兼小正申明養小之必不可害大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

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按此照下節言義固如是然

在本節宜渾○說統鈞是人也兩喙最警前鈞是人也謂宜其成就同也後鈞是人也謂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

為大人為小人為字作謂字看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本節義只如此內有以小從大以大

從小兩邊交互意然在下。蒙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類：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

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問：物交物，曰「上個物字主外物，言下個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心」。左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說：統「不思」雖指耳目，「底本體說」然受蔽處全由「不思」來，便見「耳目與心相關處」。○精言：蔽與引不同，蔽是不能辨，其是非引方是隨之而去。按「交字」是蔽與引中間過接處，引字上著「一則字」見「下交之後勢不暫停」引之，下著而已矣。字見「既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引之後無可追索。

物來蔽之。語類：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著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按所謂「邪思雜慮」正坐「不思」故，思字都只「主好」一邊說。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

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
 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翼
 註自耳目之官至不思則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
 閒閒說不着人言耳目之官不思不是人不肯思心之官
 則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體原是如
 此○愚按心之官則思思字是單說官只當一個衙門相
 似○思則得之思字方是去做官所謂當然之職如衙門中
 有了人相似又上思字是人心元有此思下思字是人心
 必須去思元有此思者心之官所以異於耳目也必須去
 思者心之官所以先立而不奪於耳目也得之謂得事物
 之理得其職則得其理失其職則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不得其理尚是懸論心之官如此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輯語此字兼心思耳目自天總以而心為大若能有以
 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故傲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
 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

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
 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
 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方夫然
 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也孟子孟子
 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量且看
 他下一个立字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量且看
 句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量且看
 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今忘前失後心不
 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紹聞編
 朱子看得立字重謂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撥立字而曰以
 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思亦有妄故心
 立而後能思○居業錄心具眾理所患者昏亂放逸惰慢
 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昏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
 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季安溪曰既云心之官則
 思則先立兩字似并思字在內蓋必心得其職乃稱立也
 然註云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
 則又似思前更有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
 操持操持者窮理之根惟其此心常存是以事至而常能

思也此心箴所以有君子存誠克念克敬之語○正解耳目之官四句明耳目所以為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之所以為大體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為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矣

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四書通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者莫切於此○或問孟子此章之要在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為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精義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輯語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各自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說統天爵自人爵上生發出說個天爵便見貴於人爵矣善惟仁義仁義原是忠信底這善原是樂之不倦底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此天之寵綏不章服而貴故曰天爵○按此章為慕人爵而弃天爵者發在孟子

語意自重。天爵一邊，但首節分列，亦不必遽為偏重。即有天爵而非人爵，亦不能得志。大行公卿大夫如臯夔伊呂，亦在其中。非可槩為抹倒。只合渾還，自留得後文。古今人不相及地。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

之而自至也。語類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來如祿在

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個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為從之者，猶言其

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為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

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爾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

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蒙引：古昔盛時

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要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說統天人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

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或問脩天

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弃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以處之耶。○語類問：古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文集：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

棄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
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
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
乎其可矣夫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折不差然後可耳
○輯語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
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其可棄知他脩時是要由其為要則
其所脩亦非真仁義忠信矣○甫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
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
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眾多而天下治逮德之
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
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
之間自孩提之童即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并與其
假者而不務矣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
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
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
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
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
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精義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尹氏曰是亦

天爵之義○語類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
工夫只在這裏按實知得工夫只在這裏者見得貴於
己者思之則無不自知其有而必欲有之也不是以思字
遽作工夫說○蒙引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在外之貴也即
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愚按欲
貴須虛虛說個欲人爵底貴下二句方有轉身○說統此
章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
在弗思二字是冷歎語亦激發語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

紹聞編曰天爵曰良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

告子上 告子上 敦復堂

伯晉為盟王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

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翼註人所貴

與下人之膏梁人之文繡此三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便是趙孟二句重能賤邊正見非良貴不足慕也○說統借人以顯已借賤以顯貴人所得而貴亦人所得而賤徒自供世途之顛倒耳人試思之按統上即激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前篇行葦之詩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也此篇父兄者老所以答行葦之詩其首

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

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

所慕乎人爵之貴矣○說統仁義本德字說來聞譽又本

仁義說來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施於身正見其有貴於

已者也○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個不

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不願膏梁正形容飽仁義

之為可貴不願文繡正形容令聞廣譽之為可貴意味在

兩所以字中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已已字看視人則曰

願反已○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邵子曰人必內

則曰思○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程子曰內重則可

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西山真氏曰荀子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敦復堂

俟得倏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
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
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寔明
則人欲寔消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不
其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黃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

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

為他道之有成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眾技百家諸子皆是是以為仁必貴乎

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

道之有成也語類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君子之志於道也

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個坯模了到做出
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
一分他那個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個便進一
分如漢楚相持於成臯滎陽間只爭這些子按此條與上
章相貫○四書通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力無
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
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說盡夫為
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
新不已由勉而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
言矣○紹間編曰種之美則非有慕乎萑稗曰不如萑稗
則不可徒恃其種之美○說統為仁不熟乃至不如萑稗
蓋甚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為美也○翼註心如穀種必以
存養為栽培以熟復為耘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
熟處○馬君常曰一暴十寒則以間歇而不熟進銳退速
則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長
則以強制而不熟○徐自溟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

責在人之用功求熟非是舉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惡也。○韓語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為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探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各象無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按亦字亦是正喻相映發點醒人處。○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語類趙昌父云學者要學一個不斷續。○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者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或

小註此章太意只在射之法與匠之法兩句上。○說統學毅者引滿之謂引弓滿毅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謂學射。朱註發明此章言教者學者皆必。以法若偏重教者便與高美章混。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節學者謂學匠以用也說

所用之故曰以。○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原自灑掃應對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猶工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灑掃應對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求巧也。

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按教學只兩平說全在四個必字

着精神。○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毅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曲藝且然喻意在况聖人之道乎。正意在言外。○饒峯

法無如一部大學按小學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是也。○此章論事必有法正見教學之相成觀兩亦字可見。敦復堂

○此章命者言其言大五原學之財也財兩在字可見

者然收一而大舉則小學則曲斷少類內俱滿滿是也

此曲盡且然言中 夫聖人之教平 善入曰聖門婦人室

論心矣終者與受終者合總而言中含與財而言取皆指

終而與財以入國善中矣工善安平財財而實歸也夫財

終樂于合舉則財以舉 善財也○聖財財刃曰博善也

末以出 ○此章言事以自去然對何如詞合舉限無以

何財而而土谷國不長乎麗財無德也合舉以未盡其

財財也衣爵乎也而曰至城津而土之事復五其人他財

大則工商也財財之去也 此道學者謂學道以財財

大則商人必以財財學法亦必以財財

